

陆秀兴：打造“示范村”的80后书记



陆秀兴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二十大代表风采

◎本报记者 龙跃梅

古灶村，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中心位置，是名副其实的“亿元村”。这个村的“领头人”——党的二十大代表、古

灶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秀兴，是一个1984年出生的“邻家姐姐”。
硕士研究生、外来媳妇、党委书记……贴着这些“标签”的陆秀兴，如何扛起“亿元村”？

放弃高薪职位走向基层

2010年，获得暨南大学硕士学位后，陆秀兴来到佛山市禅城区工作。

机缘巧合，张槎街道当年正在招募农村后备干部。于是，陆秀兴放弃企业高薪职位，选择投身乡村建设。经过选拔，2014年7月，陆秀兴成为古灶村一名后备干部。第二年4月，因工作表现突出，陆秀兴被调至禅城区张槎街道组织工作办公室从事基层党建工作的。

2017年初，古灶村发展出现了较大问题，村里负债累累，村民对村干部失去了信心，看不到村里未来的希望。

陆秀兴临危受命，2017年当选为古灶村党总支支部书记（2020年7月村党总支升格为党委），成为了张槎街道唯一一名硕士女村干部。

也曾被现实泼冷水

当时，新组建的古灶村党总支委员会共6个人。“上任之后，我们雄心勃勃，大家都说要干出一番事业来。”陆秀兴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村民最关注村里的发展，

于是他们考虑联合相关方面，共同开发位于佛开高速禅城出入口旁的17.6亩土地，让村民都能从中分红受益。

“我们就是想借这个项目的开发，让村民都受益，提振大家的士气。”陆秀兴说。

但是，陆秀兴觉得很好的项目，在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时候，却遭遇了村民的质疑……最后表决，一半多的村民反对。

明明是为了村里的发展，到头来却不被村民接受。这样的结果，给陆秀兴泼了一盆冷水。

思考再三，最后陆秀兴得出结论，新班子成员比较年轻，群众的认可度、信任度不高，归根结底还是村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不强。

靠党建让古灶村焕然一新

于是，陆秀兴进一步扛起政治责任，确立了“党建作统领，经济民生为两翼”的工作思路，加强了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坚持村里重大事项决策要经过“四议两公开”的流程，加深了村组干部、党员与群众的沟通联系，使古灶村成为佛山市首个推行农村重要事权清单管理制度的示范村。

陆秀兴用自己的真诚和付出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支持和拥护。2018年3月，古灶村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盘活17.6亩土地。该地块开发后，租金收入上升至原来的5倍。

经过几年的发展，近3年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收入年均超1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约4000万

元。

张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何永庆表示，2017年以来，古灶村不仅顺利摘掉“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的帽子，还从一个负债严重的“问题村”变成了全省乡村治理“示范村”。

“时时放心不下”

3年多过去了，古灶村又一个重大事项决策需要村民投票表决。这一次，陆秀兴信心十足。

2021年3月，在前期详细摸底的基础上，古灶村党委提出了古灶村城市更新项目方案。这一次，村民支持率高达93%。

“作为一名党员，要干最难的事，有危险要冲在前。”父亲的这句话，深深地影响着陆秀兴。

古灶村面积约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708人，非户籍外来人口约1.6万人。要把村里服务好，非常不容易。

“我奶奶是古灶村人，我姑姑也嫁到了古灶村，小时候我就经常在这里玩，现在我也嫁到了古灶村，能够服务村民是我的荣幸和责任。”陆秀兴说。

她坦言，每天晚上只要听到消防车路过的声音就会醒来，担心是不是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警报声逐渐消失了，才松了一口气。

“时时放心不下”成为陆秀兴的常态。她说，自己努力把村中每件事都办好，要让村民更满意，使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

奋斗者正青春



汪萌 绘图：央美互动

◎刘红平 本报记者 吴长锋

人们在交流时，会借助手势传达一些信息。而对于听力障碍者来说，手势不是辅助交流手段，而几乎是他们最主要的沟通方式。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授汪萌在多媒体智能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可以让计算机精确理解手语视觉意图，并能够自动生成多语种语言。他的这些成果，为听障人士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与外界互动交流，开辟了一个新通道。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计算机对多媒体信息的理解日益接近人类水平。”汪萌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从最简单的图片内容识别起步

早在读研期间，汪萌就将多媒体智能中的多媒体内容分析与理解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后来，汪萌24岁获得博士学位、27岁受聘为特聘教授、33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外人看来顺风顺水的科研道路，他却觉得自己走得异常艰辛。

“最初，我们从最简单的图片内容识别入手，给计算机1000张照片，让计算机识别出哪些照片是在室内拍摄的、哪些又是在室外拍摄的。随后，再尝试识别哪些照片是在城市拍摄的、哪些是在乡村拍摄的。再后来，才能让计算机识别照片中的具体内容，比如是人还是动物、是车还是船等。”汪萌回忆道。

在多媒体智能起步阶段，这些简单的识别内容，一度难倒了以处理数据见长的计算机。带着这些问题，汪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终于将初阶的计算机识别难题攻克了，但完成这些才只是开始。

在此基础上，汪萌开始研究描述生成，即给计算机一张图片，让计算机用一句话描述其中包含的信息，这被汪萌形象地称为“教计算机看图说话”。

经过2年的集中攻关，汪萌终于“教”会计算机用自主生成的、具有主观结构的语句对图片进行描述，但是这种描述能力也只是勉强达到5岁孩子的语言表达水平，远未达到可以被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程度，需要攻克的问题还有很多。

将技术成果在多领域应用

“研究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来之不易。想要在高水平的智能化道路上走得更远，我和团队成员只能脚踏实地、逐个攻克难题。”汪萌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计算机内容分析的智能化水平在不断提升，它的理解能力也越来越强，描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

“我们逐步实现了人机问答和对话，让计算机在‘看’完一部电影后，向我们描述其中一段情节，进而让计算机针对某个问题或一系列关联性问题的回答。”汪萌回忆道。

十余年的持续攻关，汪萌带领团队成员围绕可解释的多媒体智能技术在视觉内容情感分析、视觉非接触式生理信号检测、多模态抑郁症诊断、情绪相关微动作检测与识别等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先期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

“在这一系列成果的支撑下，如今架起一个广角镜头，计算机通过镜头‘看到’自动监控画面中的人物，就能分析、推理其中相关物品、人物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从而实现对某些特定场所的安全感知、预警和管控。”汪萌说。

填补电力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系统领域的技术空白

汪萌告诉记者，他和团队成员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已经“走”出了实验室，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我和团队成员为电力施工现场设计出了一整套智能感知、云边协同、全过程可视化的电力工程现场安全解决方案和软硬件系统，有效地提升了电力施工现场的安全水平。”汪萌表示，他们的成果应用在全国超过120个地市的工程现场，实现了对电力工程现场的远程实时监控和智能识别分析，还可以对其进行综合风险预判，进而降低了电力施工现场的安全风险。

汪萌及其团队的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电力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系统领域的技术空白，建立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为电力工程大规模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

如今，汪萌和他的团队成员正在探索将研究成果应用在无障碍引导、辅助教学、智能聊天机器人和无人驾驶等更多场景中，改善残障人士的生活并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他让计算机成为「看图说话」的高手



青藏高原 视觉中国供图

邬光剑：用“芯”解读亚洲水塔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杨雪

在办公室见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邬光剑时，他正在为去普若岗日冰川考察做准备。

“这个冰川位于羌塘的核心区，该保护区边缘有沙漠，分析它冰芯里的粉尘，还需要去采集一些表土和局地样品。”邬光剑对科技日报

记者说。

已持续五年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以下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今年开启了“巅峰使命”2022——珠峰极高山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以下简称珠峰科考）。

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队中的一员，邬光剑的工作日常就是北京和青藏高原两地来回跑。前不久，他刚刚完成自己在珠峰科考中的任务，脸上被晒伤的皮肤还没完全恢复。



邬光剑 受访者供图

邬光剑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冰裂隙即冰川运动造成的冰川裂缝，其形状各异、宽窄深浅不一。登山活动中，大多数冰裂隙会被标识出来，人们会在此处插上两根路标杆，再用两根绳子绑出一个“X”形。但当积雪填满冰裂隙时，它还是不容易被发现。

“探路的时候，我们几个人的腰上都系着安全绳，大家联在一起，这样就算谁一脚踏空，也能被立刻拽住。”邬光剑说，古里雅冰裂隙最多的一段

野外工作令他心境开阔

古里雅冰川“大冒险”，并不是最险的。邬光剑觉得最险的一次，是2006年和同事——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徐柏青一起，从然乌湖（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八宿县）上游的来古村徒步到阿扎冰川，那一路沿着峭壁走，脚下即深渊，“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

“但我个人是很喜欢出野外的，一到青藏高原，心境立马开阔。我在西藏坐车到处跑从来不会觉得难受，直到上了冰川才会有一点高原反应。”邬光剑说，出野外有明确的工作计划，每一次完成任务都很有获得感。

对邬光剑来说，野外唯一的“不好”，就是把自己晒黑了。在冰川上，如果没做好严密的防护措施，就会直接“晒爆”皮肤。2001年，他初到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跟随

路，是在海拔5500米上升到海拔6000米的那个大斜坡。窄的冰裂隙，可以直接跨过；遇上较宽的，就得在两边都打上冰镐，拉上绳子，再拴一道安全绳，拽着绳子踏着脚下的积雪勉强过去。

开出了路，钻取冰芯用的物资和设备陆续抵达。特别是两辆雪地摩托，可以从海拔5400米开到海拔6200米、6700米的钻点位置，科考队得以加快了在冰面上的作业进度。

姚檀栋从事冰芯研究，就上了帕米尔高原的慕士塔格峰，在海拔6350米处钻取冰芯。当时，他对雪面反射不太在意，第一天出野外皮肤就被“晒爆”了。

从事冰芯研究以来，邬光剑已经在青藏高原完成了18次冰芯钻取，冰芯总长度加起来超过2700米。随着第二次青藏科考的深入，邬光剑在青藏高原上的考察时间越来越多，工作内容也从研究冰芯扩大到研究“亚洲水塔”。

青藏高原是仅次于南极、北极的冰存储地，孕育了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这座“亚洲水塔”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将来会沿着怎样的趋势演变、又会对周边地区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影响……这些是第二次青藏科考重点要回答的问题，也是邬光剑接下来冰川大冒险的科学目标。

研究“封存”在冰芯里的粉尘

今年5月到6月开展的珠峰科考，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在东绒布冰川海拔6500米处钻取冰芯。

冰芯，就是从冰川顶部自上而下打钻得到的圆柱状冰样。在冰川顶部的积累区，越往下冰层形成的年代越久远。冰层一层一层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过去地球环境变化的信息也被记在冰层中。冰川研究者要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就需要钻取冰芯，分析冰芯里“封存”的各种信息——稳定同位素、黑碳、粉尘等。

邬光剑研究粉尘。他说，粉尘指标反映的是过去干旱环境状况，研究者会从多方面多角度揭示粉尘的太阳辐射对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雪冰消融产生了什么影响。

冰芯记录着气候环境变化的海量信息，但获取冰芯的过程却异常艰辛。来到一个冰川，要先开路、运送物资、选打钻点、搭帐篷架设备……打冰芯的过程要考虑天气、温度、深度、钻头、人员状况等各种因素，以及冰芯的储存和运输……可以说，每次执行冰上任务都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古里雅冰川的“开路先锋”

攀登青藏高原上的皑皑冰川，身体要经受极限考验：低压、缺氧、极寒……但听邬光剑的讲述，几乎感觉不到负重前行的压抑，更多的是野外生存的乐趣和极致体验。

2015年10月，我国冰芯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带领团队在古里雅冰川钻取了长达309米的透底冰芯，这是目前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钻取的最长冰芯。在那次重大野外科考任务中，邬光剑担任执行队长。从8月进入古里雅做准备算起，邬光剑在冰雪上蹲点，足足两个月都没有出过，这也是他野外科考经历中时间最长、最

难忘的一次。

古里雅冰川位于青藏高原西昆仑山，人迹罕至。“姚檀栋老师1991年曾在那里打过冰芯，24年过去了，那里的冰川如何变化、如何响应气候变化，以及以往冰芯记录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都需要经过再次考察才能回答。”邬光剑说。

作为执行队长，邬光剑要保障科考任务全程的顺利进行。他率先进入古老的古里雅冰川，第一个要“啃”的硬骨头就是探路，为科考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安全的道路，特别是要标识出冰裂隙。